

论四卫拉特联盟

巴岱 金峰 额尔德尼

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系

蒙古史研究室

一九八六年七月

论四卫拉特联盟

国内外蒙古史学者们研究四卫拉特史近二百年了，但四卫拉特史上的许多问题，至今尚未完全解决。例如：关于卫拉特、卡耳梅克、准噶尔等名称的来历及其含意；这些名称与四卫拉特这一名称之间的关系；假若把四卫拉特看做是四卫拉特联盟，那么这一联盟究竟何时因建立起来的，参加联盟者及其前后的变化如何；等等。对这些问题，专家们的意见还有很大分歧。

沙俄时期的蒙古史学者科特维奇认为，卫拉特的不同名称，来源于不同文字的记载。把他的观点具体开来就是：蒙古文献中称卫拉特，做为俄文资料根本依据的伊斯兰教史料中则称卡耳梅克，汉文文献又称额鲁特。这里所说的卡耳梅克，是专指伊吉勒河（伏尔加河）、斋尔河（乌拉尔河）、顿河流域游牧的卫拉特（1）。据列缪兹和施米特的解释，卫拉特一词的词根汉意谓“亲近”加“特”成为它的复数。所以把卫拉特可以理解为“亲近的人们”或“同盟者”，把它同数词“四”联接起来，蒙语叫“杜尔本·卫拉特”，即“四卫拉特联盟”（2）。但是多尔日·班扎罗夫不同意这种意见。他认为，卫拉特一词的词根绝非“亲近”，而是由“卫音阿拉特”几个字组成。这与刺施德哀丁所说的“林中百姓”相符（3）。

乌斯宾斯基的观点与施米特更加不同。按他的说法，“杜尔本·卫拉特”一词中的杜尔本不是在表示数字，而是指刺施德哀丁经常提及的“朵儿边”部（4）。拉姆斯杰特同意乌斯宾斯基的观点的同时说，“卫拉特”一词没有实际内容（5）。多尔日班扎罗夫等人解释卫拉特一词为“卫音阿拉特”的同时，说四卫拉特是以十三世纪蒙古行政制度划分的“四个万户卫拉特”（6）。

按比丘林的说法。十四世纪末，以马哈木为首的绰罗斯、和硕特、土尔扈特三大部首先组成了卫拉特联盟。后来杜尔伯特部从绰罗斯中分离出来，联盟成员由三个变成四个部。自此开始被称为“杜尔本·卫拉特”（7）。巴托尔德曼认为四卫拉特组成的时代是十四世纪末，但和比丘林的观点不同的是，他认为联盟从开始建立，成员就不是三个，而是绰罗斯、和硕特、土尔扈特、辉特四部（8）。里亚赞诺夫斯基同意巴托尔德曼的意见，但同巴托尔德曼比丘林观点的不同点在于，他认为卫拉特联盟不是“部”的联合，而是绰罗斯、和硕特、土尔扈特以及其他部之间的联盟（9）。科斯坚科夫也认为卫拉特联盟建于十四世纪末，但他论述联盟成员及其背景却不同。他认为，首先参加联盟的是绰罗斯、辉特、和硕特三个部，后来土尔扈特加入联盟后变成了“四卫拉特”（10）。柯津的观点同上述学者都不同。依他看来，从成吉思汗时期卫拉特已经形成“四个联合汗国”而存在，并成为蒙古帝国的一个组成

部分(11)。英国蒙古史学者霍沃思在论述四卫拉特联盟组成的年代和它的性质时说。“杜尔本·卫拉特”是中世纪时代产生的“四个同盟者的联合”，这与克里米亚战争时期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同盟”相同(12)。乌斯宾斯基利用我国汉文资料，把卫拉特联盟组成的年代及其成员分成三个阶段：从十四世纪末到十七世纪初是和硕特、准噶尔、杜尔伯特、土尔扈特，从十七世纪初到准噶尔汗国末期，则是和硕特、准噶尔、杜尔伯特和辉特；从十八世纪末土尔扈特自伊吉勒河返回新疆以后，联盟成员变成六个——和硕特、辉特、绰罗斯、杜尔伯特、土尔扈特、额鲁特(13)。

从上述情况看，对四卫拉特史的研究在步步深入，并取得了不少成就。但在一些问题上学者们的意见还未统一。这里的主要原因是蒙古文献的局限性或对其研究不深入所造成。我国汉文资料中有大量关于四卫拉特的记载。但是，那些资料主要记载了蒙汉民族之间的战争，因而，利用它研究四卫拉特内部社会制度有很大困难。乌斯宾斯基利用的所谓汉文资料，主要是指准噶尔汗国灭亡以后写成的有关四卫拉特历史的著作和新疆历史地理方面的记载。然而，这些著作的原始材料仍然来源于蒙古文献，或者是访问当时有关四卫拉特人物的记录。所以，研究四卫拉特史，不注重蒙古文献记载而毫无分析地以汉文资料为依据，对许多历史问题只能推测，甚至要歪曲史实。近二百年研究四卫拉特史的成就和教训，充分证明着

这一点。

苏联著名的蒙古史学者伊·亚·兹拉特金先生认真总结上述学者们的成就和不足，在著述自己的《准噶尔汗国史》一书时注重以蒙古文献为依据，同时还利用了大量的俄文、汉文资料，所以在四卫拉特史研究方面继弗拉基米尔佐夫之后取得的成就最突出。但是，伊·亚·兹拉特金在写《准噶尔汗国史》时，因其没有利用我国收藏的托忒文文献的可能性，加上他个人的某些政治偏见，其学术成就特别是关于四卫拉特联盟的研究还是不够令人满意。实际上，四卫拉特联盟分为早期四卫拉特、中期四卫拉特和晚期四卫拉特三个阶段。

(一) 早期四卫拉特

(1437 — 1502年)

十三世纪以前在色楞格河下游、叶尼塞河上游和贝加尔湖附近巴儿忽真脱窟木等森林地带，居住着斡亦剌惕、巴儿忽惕、豁里、秃剌思、秃马惕、不剌合臣、客列木臣、兀剌速惕、帖良古惕、森林兀良合惕等部落，他们各自由各种大小氏族构成（15）。这些部族被统称为林木中百姓。林木中百姓两部与乞儿吉思部接壤。

1207年成吉思汗派长子术赤征服林中百姓时，忽秃合别乞最先率领斡亦剌惕归服，并被封为太师（16）。斡亦剌惕，明代汉译为瓦剌，清代以后作卫拉特。自此，历代卫拉特最高掌权者按例都被封为太师。1217年，成吉思汗再次派遣术赤去镇压秃马惕叛乱以后，卫拉特迁向西北秃马惕故地，开始在叶尼塞河上游的阔阔沐涟、温沐涟、哈喇兀孙、散必敦、兀黑里沐涟、阿合儿沐涟、主儿扯沐涟和察罕沐涟等八河流域生活（17）。成吉思汗统一林木中百姓之后，把这些地区作为术赤的封地，行政方面把卫拉特分为四个千户，兀良合惕的速孛额登、者勒蔑等人都成了千户长。名为兀良合惕的兀答斤的千户长勒播守安葬蒙古诸汗的墓地不儿罕合勒敦山

的禁地(18)。后来拖雷汗的妻子沙儿合黑塔泥别乞将自己所属阿尔泰山和兀良合惕、乞儿吉思领地送给了阿力不哥。元朝建立以后，在此外的叶尼塞河流域委派万户长统辖卫拉特、乞儿吉思等地的五个部。1307年岭北行省建立以后，这些地方受岭北行省的管辖。十三世纪中期到十四世纪初阿力不哥和海都叛乱时，卫拉特中的一部分人站在阿力不哥、海都一边，不久，西迁，又一部分从叶尼塞河上游来到阿尔泰山游牧。1368年元朝灭亡以后，由于明朝与蒙古封建主之间的战争和蒙古本身内讧所致，过去的林木中百姓同“由蒙古逃来的许多氏族部落杂居”(20)。卫拉特领土因此得到扩大，人口也大量增加。但是，从元朝灭亡一直到1400年猛可帖木儿时期，卫拉特封建主仍然站在蒙古大汗一边，支持着他们(21)

元朝灭亡前后，成吉思汗和他的继承者们所建立的亚洲西部的伊儿汗国、中亚的察合台汗国、西亚和东欧的钦察汗国也都走向衰落。早在1318年，察合台汗国分裂成为东西两部，中亚和西亚重新进入分裂状态。对此，成吉思汗的后代帖木儿汗(22)首先占领察合台汗国西部和锡尔河、阿姆河流域做为根据地，1370年自称全察合台汗国的君主，重新统一察合台汗国的东部——现今新疆南部地区，其边境直接与明朝相接(23)。当时，帖木儿汗以萨马儿罕为首都，接连不断地向外扩张，建立起西到土耳其，向东包括新疆南部，南到印度的恒河，北与俄罗斯接壤的强大的帖木

儿汗国。这位帖木儿汗可能是十三世纪中叶到十四世纪初之间败于元世祖忽必烈车臣汗向西逃到中亚的阿力不哥或者海都的后裔。是卫拉特传说和历史文献中所说的“雅布干墨尔根帖木儿力克汗”，即汉文文献所记载的卫拉特的猛可帖木儿（24）。1400年猛可帖木儿准备联合蒙古本土的坤帖木儿汗进攻明朝，但他们企图重新恢复蒙古大帝国的计划未能实现。坤帖木儿汗于1402年去世。猛可帖木儿于1405年率领大军攻打明朝的途中，在锡尔河流域病逝（25）。这样，帖木儿汗国和蒙古本土之间未能统一。帖木儿汗国“以战争征服印度，蒙古仍居住在自己的故地”（26）。

在蒙古本土，坤帖木儿之弟鬼力赤于1403年继承汗位，号称乌勒泽帖木儿汗（27），仍然以哈拉和林为首都（28）。鬼力赤称汗的当即，在塔米儿河流域与卫拉特进行战争，使双方关系破裂（29）。此举引起蒙古和卫拉特的不满。于是在1407年罢免了鬼力赤的汗位。他手下大臣可能是为了加强蒙古本土和帖木儿汗国之间的关系，推戴从帖木儿汗国首都萨马儿罕回来的奔雅失里为蒙古汗（30）。明朝虽然使用各种诡计进行挑拨离间，但未能达到破坏奔雅失里汗与蒙古大臣之间关系的目的。于是在1409年明朝分别授予卫拉特绰罗斯部博汗、土尔扈特部阿木古朗、古儿列兀惕部把秃孛罗三人以王号（31）。博汗即是回纥蒙古文献中的巴哈木、汉文文献中的马哈木（32）。阿木古朗即是汉文文献中

的太平(33)。把秃孛罗即指回纥蒙古文献中的巴图拉·相(34)。明朝如此地把卫拉特封建主同蒙古汗割裂开来授予王号。这要得到奔雅秃里汗的反对是不可避免的。于1409年奔雅秃里汗杀死明朝派来的使臣。同时率领大军讨伐卫拉特。但这次战争中奔雅秃里汗非但没能获胜。反而败于卫拉特。逃往却绿连河流域。明朝永乐皇帝趁此机会。于1410年亲率大军。在斡难河流域败奔雅秃里汗的军队。此时。奔雅秃里汗手下大臣阿鲁台曾。主张向明朝投降。但蒙古士兵表示反对(35)。在这种情况下。绰罗斯部马哈木趁机杀死奔雅秃里汗。把大元傅国玺终于掌握到手。但考虑到封建传统影响于1411年把蒙古的德勒伯克推上了汗位(36)。明朝惟恐卫拉特势力过于强大而祸及己身。于是终止了对卫拉特的支持。1413年也同样授予蒙古的阿鲁台太师以王号(37)。与此同时。1414年明朝永乐皇帝亲率大军。在图拉河流域忽兰忽失温(38)之地大败卫拉特军队。以马哈木为首的卫拉特封建主们。为防止东蒙古的阿鲁台太师与明朝联合。准备于1415年冬封冻以后渡过斡难河征伐阿鲁台太师。正在此时。马哈木和德勒伯克汗先后去世。卫拉特的古儿列兀惕部把秃孛罗和乌格其哈什哈父子俩(39)相继称汗。土尔扈特部太平成为他们的“后盾”(40)。把秃孛罗和乌格其哈什哈不是成吉思汗的“黄金家族”。因而东蒙古封建史学家们称他们为卫拉台汗或亦涉胡汗。

意思是说只是卫拉特的汗·或不是汗。1418年明朝把马哈木的王位让其子脱欢继承(41)。但是,直到把秃孛罗死,脱欢始终在他的控制之下。1419年到1421年之间,做为把秃孛罗“后盾”的土尔扈特部太平,接连败于东蒙古阿鲁台太师和帖木儿汗国的亦力巴里的封建主,其势力日益衰落。1424年,绰罗斯部脱欢趁机大败太平,征服了土尔扈特部(42)。与此同时,把秃孛罗被成吉思汗之弟哈布土哈撒儿的后裔科尔沁部阿拉克帖木儿杀死(43)。1425年把秃孛罗之子乌格其哈什哈也被打败,科尔沁部阿拉克帖木儿被推戴为阿台汗。阿拉克帖木儿在战胜把秃孛罗、乌格其哈什哈以及称汗的过程中,得到脱欢太师的支持(44)。但在阿台汗统治时期,东蒙古的政治、军事腐败混乱到极点。脱欢太师有一次从东蒙古回到卫拉特,对当时东蒙古的情形描述道:“蒙古的阿鲁台太师已年老体衰,一切事业依稀如流水逝去。箭筒更换而心未变,而主持政事的辅臣遭排斥。把弓箭手的骏骥留在庭院里骑乘,让少见寡闻之徒参与政事。骏马被埋没,逃亡者执政。此犹如桦皮桶里盛马潼,没有公驼的驼群,没有牝牛的牛群,没有儿马的马群,没有种羊的羊群”(45)。脱欢太师本身有恢复蒙古大帝国的宏伟志向,并且是个智勇兼备、英勇顽强的人,所以对蒙古的这种状态不甘心是必然的。1434年脱欢太师在蒙古脱脱不花的协助下,在母纳山的察罕脑儿战胜阿鲁台太师。1437年

阿台汗也败于脱欢太师，最后在郭尔罗斯部沙不丹手里结束了性命。然而脱欢太师授予脱脱不花以岱总汗称号，自己任职为太师。正因为如此，四卫拉特的历史学家们将1437年看作是早期四卫拉特联盟组成的起点（46）。

四卫拉特的历史学家们指出，卫拉特联盟是“由上层诺颜的所属昂吉组成”（47）。意思是说由蒙古大封建主们的所属部落构成的（48）。据说这里包括绰罗斯、土尔扈特、辉特、吉拉特、希拉斯、玛哈斯等“七个姓氏诺颜、七十二姓氏平民”（49）。由此看来四卫拉特联盟中起初不包括成吉思汗“黄金家族”出身的蒙古封建主。绰罗斯是兀良合惕部贵族姓氏脱欢父博汗马哈木是扎儿赤古台之子者勒蔑的七世子孙（50）。因此，卫拉特蒙古的绰罗斯部封建主同明代东蒙古的朵颜卫兀良哈以及蒙古勒真和喀喇沁部的封建主是同一祖先。蒙古勒真和喀喇沁两部可能是也先死后的战乱中同卫拉特蒙古分离出来加入了东蒙古行列。据传说，绰罗斯的祖先是以管嘴状树汁为养料长大成人，故取姓氏为绰罗斯（51）。绰罗汉意谓管子、加上斯成为它的复数。兀良合惕部自古以来同卫拉特、古儿列兀惕等林木中百姓相邻。在1207年卫拉特贵族忽秃合别乞最先归服成吉思汗，林木中百姓的领土相继成为术赤领地之后“卫音伊日格特”——林木中百姓与“卫拉特”这两个本来不同的名称，开始混淆起来。以此看来，卫拉特这一名称毫无疑问原来

是指一个具体部落。林木中百姓卫拉特的忽秃合别乞最先归服成吉思汗，为蒙古帝国建了功勋，所以，林木中百姓的其他部族的贵族也以此为光荣，在对外往来中普遍使用卫拉特这一名称，对内却继续使用各自的名称，或者在各自名称前后加卫拉特，如以绰罗斯卫拉特、卫拉特绰罗斯等形式相互加以区别。古儿列兀惕贵族孛栾台在成吉思汗时期在兀鲁惕和忙忽惕部的者台诺颜手下服役，后来其子都儿答儿合诺颜在阿力不哥手下服役，但都儿答儿合诺颜没参加阿力不哥和海都的叛乱，因此从忽必烈彻辰汗时期开始，古儿列兀惕部封建主的地位得到很大提高。十五世纪初期，在卫拉特蒙古中古儿列兀惕部把秃孛罗的军事势力虽不及绰罗斯部马哈木和土尔扈特部太平强大，但政治方面，在卫拉特各部中仍占据统治地位，因而曾相继两代称蒙古、卫拉特大汗。1424—1425年间，巴秃孛罗、乌格其喀什哈父子二人先后败于科尔沁部阿鲁克帖木儿和绰罗斯部脱欢太师，古儿列兀惕部退出历史舞台，其原来的地位被绰罗斯部所代替，甚至孛栾台的后裔被蔑称为孛古勒台——奴隶的子孙。土尔扈特部贵族姓氏为喀列亦惕，其词根汉意谓黑，加惕成为它的复数（52）。他们称自己为喀列亦惕部王罕的后裔。十五世纪以前，土尔扈特部在布和河（53）流域游牧，后来“投靠”绰罗斯部脱欢太师。脱欢认为土尔扈特部封建主“离开故地的诺颜，离开窝巢的鸟儿……象马鹿一样面目俊俏”，故称他们所属部落为土

土尔扈特(54)。这实际上指1424年脱欢太师征服土尔扈特部太平一事。和硕特部封建主孛儿赤斤氏，是成吉思汗之弟哈布土哈撒儿的后裔。阿鲁克帖木儿即阿台汗时代从自己所属“各和硕中好歹抽些属民作为财产”送给其弟乌鲁克帖木儿，乌鲁克帖木儿怨恨其兄而离开科尔沁部故土呼伦贝尔地区，朝落日的方向去投靠脱欢太师，为此脱欢太师命名其部为和硕特(55)。和硕汉意谓旗，指军事行政单位。这大抵是脱欢太师战胜科尔沁部阿鲁克帖木儿的1437年以前的事情。由此看来，脱欢太师同东蒙古的斗争中，利用了阿台汗兄弟两人之间的矛盾。至此，绰罗斯部脱欢太师由于消灭古儿列兀惕部、征服土尔扈特部，又招降了和硕特部，以自己为核心具备了组成早期四卫拉特联盟的条件。

据托忒蒙古历史文献记载，早期四卫拉特联盟的构成是：第一，绰罗斯、土尔扈特、和硕特合成一个卫拉特(56)；第二，秃马惕、辉特、巴图特合成一个卫拉特；第三，巴尔虎、布里雅特合成一个卫拉特；第四，众多蒙古合成一个卫拉特(57)。早期四卫拉特时期，因为土尔扈特与和硕特两部在绰罗斯部管辖下的不是独立部落，所以用绰罗斯卫拉特之称也可代表第一卫拉特。第一卫拉特的牧地当时以阿尔泰山为中心，东到鄂尔浑河土拉河流域(58)。沿第一卫拉特和帖木儿汗国边境游牧的是第二卫拉特的土默特部。因此称他们为“防守阿尔泰山的十二通道，成为山上敖包、草原上界

碑的十二土默特”(59)。土默特是原来秃马惕的错误音译。第二卫拉特的辉特、巴图特两部。占据天山南北和中亚东部广大地区。统辖着那里的畏兀儿、哈萨克、安吉延等部族。辉特部由伊克明安、阿拉克古勒扎、乌鲁图们、察干图克、等四姓氏组成(60)。辉特一词的词根,汉意谓北,因其游牧于蒙古本土之北(61)而命名其为辉特。巴图特一词的词根汉意谓英雄。据说是该部由汉人构成(62)。第二卫拉特在十五世纪初以前在帖木儿汗国的管辖之下。帖木儿汗去世以后,1437年随着绰罗斯部脱欢太师的强盛,第二卫拉特加入了早期四卫拉特联盟。第三卫拉特巴尔虎、布里雅特是由“乌林嘎克查茂敦之地的众多鄂拓克”,即昔在户儿忽真脱窟木附近和叶尼塞河上游以及安卡拉河流域生活的众多蒙古、突厥语族部落组成。第三卫拉特的参加者,除巴尔虎、布里雅特的各部族之外,还有额尔古纳河、斡难河流域和呼伦湖附近科尔沁部统辖下的乌拉特、扎赉特等部(64)。此外,贝加尔湖西安卡拉河流域的“兀良合惕、布喇斯、毕尔曼、黑勒特、吉拉特”(65)等部组成的乞儿吉思万户(66)也成为第三卫拉特的附属。所谓第四卫拉特的众多蒙古,是指脱脱不花汗管辖下的大漠南北的东蒙古各部。

从上述看,1368年元朝灭亡以后,趁蒙古大汗势力衰落以及东蒙古与明朝之间的战争,卫拉特统治集团首先把势力扩展到毗

六邻的巴尔虎、布里雅特地区。十五世纪二十年代，绰罗斯部脱欢太师，继承其父马哈木的业迹，统一了卫拉特各部。到十五世纪三十年代，随着脱欢太师势力的进一步强大，不仅卫拉特各部，就连漠北以及呼伦贝尔附近的东蒙古的一些封建主，跟随元顺帝脱欢帖木儿逃到蒙古地区的汉族辅臣和在战争中被俘的汉人，纷纷脱离蒙古大汗的统治，去投靠绰罗斯部脱欢太师，最后，蒙古的脱脱不花汗也以“同盟者”身份加入到早期四卫拉特联盟中来。与此同时，由于帖木儿汗国的分裂，原来它管辖下的辉特、巴图特、土默特部也加入了新兴的早期四卫拉特联盟。至此，囊括东起兴安岭，西越阿尔泰山到巴尔喀什湖和葱岭，北起安卡拉河、贝加尔湖，南抵大漠这样广阔土地的早期四卫拉特联盟形成了。由于这一联盟土地宽广，部族众多，因而，蒙古历史上称之为大四卫拉特（67）。

大四卫拉特联盟建立以后，在内外关系和思想意识方面都面临着许多问题。当时绰罗斯部封建主及其所辖部落，在蒙古诸部当中虽然被赞誉为“以苍劲的雄鹰为翅膀，驾乘着旋转的战车，箭法神奇、胆略过人、生来勇猛的君主，居住着山一样大的毡房”，但他无论如何也不是成吉思汗的“黄金家族”或“大元后裔”。因而在死守封建正统观念的十五世纪，绰罗斯部封建主在思想意识方面在蒙古各部封建统治阶级当中成为中心，是有着极大困难的。大四卫拉特联盟虽然是以绰罗斯部为核心组成，但绰罗斯封建主未能马

上掌握蒙古政治大权。这种情况可从大四卫拉特时期蒙古、卫拉特统治集团内部地位的不断变化中获知。大四卫拉特初建时期，

1439年蒙古、卫拉特政权结构的主要成员是：东蒙古的脱脱不花为汗，乞儿吉思万户的别别儿的为丞相，绰罗斯部脱欢为右丞相，古儿列兀惕部把秃孛罗之弟思克为左丞相，帖良兀惕部阿卜都拉为彻辰，阿苏特部巴延帖木儿和巴图特部阿拉克帖木儿等人为亦格台。

在大四卫拉特初期政权机构中，绰罗斯部封建主脱欢占第三位，作为他附属的乞儿吉思万户别别儿的不仅排列在他前占第二位，就连他的仇敌古儿列兀惕部的把秃孛罗之弟思克也参与了政权。这一政权仍然代表着以脱脱不花汗为首的“黄金家族”的利益。这种状况三年以后发生了变化。1442年明英宗给朝鲜王的敕书中写道：

“盖迤北达达名脱脱不花者，权臣欢立之为主，虽假以虚名，实专其权。前岁，脱欢已死，其子也先继领其众，擅权如故。”（68）。

这种变化还可以从明英宗1443年写给蒙古的公函中清楚地看出。

当时明英宗写给蒙古的公函中，把脱脱不花和太师淮王中书右相也先的名字平列起来（69）。更值得注意的，1445年明英

宗在公函中把蒙古汗脱脱不花和太师也先的名字仍旧平列的同时，

还把他们的蒙古封建主分为两部份，把乞儿吉思万户的别别儿的丞相和阿苏特部巴延帖木儿亦格台称为脱脱不花的所属，把巴图特部阿拉克帖木儿称为也先的所属（70）。这些变化毫无疑问是

蒙古脱脱不花汗和绰罗斯部封建主之间激烈斗争的结果。绰罗斯部封建主清楚地懂得，要想在蒙古社会内部或者对外关系方面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并巩固自己的统治，意识形态舆论方面的支持极端重要。因此，绰罗斯部封建主在高举成吉思汗和大元帝国旗帜的同时，又试图取得宗教方面的支持。但是，这时蒙古原有的萨蛮教已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于是想与喇嘛教建立关系。可当时的情况与后来的十六世纪中期有所不同。是时，蒙古西藏之间的往来极为不便，而且西藏喇嘛教的诸法王在政治上同明朝皇帝有着密切关系。绰罗斯部封建主要想得到喇嘛教诸法王的支持，必须通过明朝皇帝。明朝皇帝清楚地了解到绰罗斯部封建主的企图和目的，因此宁愿在政治、经济、贸易方面让步，而在意识形态舆论方面丝毫没有让步。大四卫拉特组成的第二年，即于1438年明朝同意把大同作为蒙古与内地交易的市场（71）。1449年明英宗被也先逮捕之前，同意也先在内蒙古地区的独立和自治权（72）。可是在1446年当也先向明朝提出要求授予自己手下固什喇嘛称号和印信的时候，却被明英宗毫不犹豫地拒绝了（73）。绰罗斯部脱欢太师和也先太师当时的目的，并不是为蒙古地区的独立，而在于推翻明朝统一全国，进而恢复蒙古大帝国。也先太师以元太祖成吉思汗、元世祖忽必烈的事迹作为奋斗目标（74），采取联姻政策收服了明朝管辖下的嘉峪关附近的赤斤蒙古等三卫地，1444年建立甘肃行省。